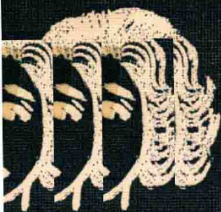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十三女性

張 璧 著

香港宏業書局出版



十三女性

張璧著

香港宏業書局出版

內容簡介

《十三女性》通過一位老處女的自述，描寫了龐家主人及其女兒們圍繞納妾求嗣、繼承產業和婚姻等問題所展開的種種活動、暴露了所謂名人紳士那種貪婪、虛偽、荒唐、無聊的醜態，剖析了畸型社會中拜金主義和封建思想的腐朽性。

這部小說同時揭示了這麼一條道理：當一個人開始能為大眾做點有益的事業的時候，他就會認識到自己的生命充滿着青春的氣息。

作者採用了諷刺的筆調、詼諧的語言，又佈局了較為曲折的情節，因而讀來頗能引人入勝，且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。

十 三 女 性

張 璧 著

香 港 宏 業 書 局 出 版

香港干諾道西179-180號六樓A座

THE WON YIT BOOK CO.

Block 'A' 5th Fl. 179-180 Connaught Rd. W.,

Hong Kong

嶺 南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

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 宏/198 P.208 32K
總/1937

版 權 所 有 * 翻 印 必 究

目 錄

一	龐公館十三女將.....	1
二	金色烟盒.....	5
三	各懷鬼胎.....	16
四	疑雲.....	37
五	來自總機的情報.....	50
六	七點半之謎.....	58
七	甜蜜的誘惑.....	69
八	關鍵.....	83
九	這是誰的聲音.....	92
十	「問題照片」的餘波.....	102
十一	斡旋.....	109
十二	兩個十萬.....	114
十三	毀滅.....	128
十四	一見鍾情.....	135
十五	只留下一串清淚.....	154
十六	愛和痴.....	172
十七	意外的發現.....	182
十八	各奔前程.....	200

一 龐公館十三女將

看過《楊門女將》電影，我們便上麥文記吃宵夜。

這真是奇妙的電影，——一部外江佬的京戲片子居然能使我們龐公館闖第光臨，而且還能使我們龐公館中人個個叫好，個個想再看多幾次。

然而我們談的不是什麼影評，我們哼粵曲各有千秋，唱京戲那就敬謝不敏，可是三小姐一句話使我當夜失眠。

三小姐在車子裏對我說：「二姑，其實我們龐家，也可以編一部《龐門女將》電影。你瞧，全家除了爸爸是個男人外，其餘全是女將。媽媽是女的，你也是女的，大姐二姐是女的，我三妹當然也是女的，四妹五妹六妹又何嘗不是女的？阿彩阿妙兩個女傭當然是女的了。司機阿棠、廚子阿嫂難道就不是女的？——哈，這不是『龐門女將』嗎？還有，家庭教師呂姑娘又是一個女的！」

「咳。」我心想：「還有三姑六婆上家來打牌的『女將』，在大哥寫字樓裏吱吱喳喳的『女將』，——」

但艾麗思（三小姐的英文名）不允許我沉默，她說：「二姑，你來編一部，你是我們家的女才子！」

我說：「艾麗思，不許胡扯。」

大哥在後面打瞌睡，忽地問我：「二妹，她說什麼？」

邊說邊移動着他那兩百磅重的身體，問大嫂要雪茄抽——這是他「雪茄配給制」的當天最後一枝：第六枝。大嫂反對他抽得太多，理由是烟多痰多，容易引起支氣管炎甚麼的。

——嗯，我得交代清楚答覆他什麼。我回過頭去說：「艾麗思在問：後面三架的士怎麼不見踪影？」

我沒告訴他關於「龐門女將」的這個新鮮建議，因為他正爲這件事不快活。大哥辛苦了幾十年，到今天爲止的確已成爲大富翁，但也有個大遺憾：沒有男孩子。

我——請別笑我，我是個龐家的老姑婆。請允許我不說什麼原因，總之我是個獨身主義者。我的年紀已經三十七，這輩子大概沒有什麼對象，可以燃起我熄滅了的「戀愛之火」。於是大哥就要我搬到他家去，並且兼了一份「差使」司庫。我因此也經常勸大哥，告訴他重男輕女的時代過去了，大嫂沒生男孩，沒什麼關係。但大哥堅持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，曾經吵着要納妾。不過這一來不但沒有「納」成，反而加強了大嫂對他的「管教」。於是大哥不時在電話裏謝絕他的友人來訪，苦笑着說：「我家陰盛陽衰，你別來囉！」

龐老爺——我的大哥，他不大喜歡朋友們到家裏來，當然不是爲了省幾個菜。他太富有了，十個富翁九個「省」，本來他已節省到近乎吝嗇的地步，可是連年求嗣失望之後，對於錢的看法也不同了。因此如果招待朋友一頓飯什麼的，那簡直是十八牛一毛，根本不用考慮。那他爲什麼寧願在外邊請客呢？我是個直性人，不喜歡賣關子，說了罷：那是怕「龐門女將」對來客進行「盤問」。

那是真的，是「盤問」。龐太太——我大嫂會問客人：

「老頭子最近又請哪一個女職員去看戲啦？」或者是：「老頭子上星期三回來很遲，一定是你把他拉到什麼地方去啦？」之類。說實話，作為一個客人，是感到份量太重，重到連「阿嫂」這位高手女廚所做的名菜，都辨不出什麼味道了。何況除了我大嫂，六個女兒的「偵察」也夠厲害的。——六架「偵察機」。

關於我六個姪女兒，也有三點必須交代的。第一，她們幾乎是排着隊來到人間的，我大嫂一年生一個，一點不含糊。生第一個姪女時闔家歡騰，大開湯餅宴；生第二個姪女稍為有點緊張；生第三個姪女開始求神拜佛，請教醫生；待第四個姪女呱呱落地，兩口子幾乎昏厥，「又是女的」！生第五個姪女前，我大哥捐過十萬塊錢給慈善機關，但大概「送子觀音」老胡塗了，還是送了個女的來。到第六胎時，兩口子的緊張更是不必提。大哥有個多年伙計，有一天放工時對他的同事說：「老盧啊，我看我們龐太太的第六胎，恐怕還是個女的。」對方問他根據什麼？他說他也說不出來，不過根據他幾十年的經驗，有幾對夫妻都是一口氣「專攻一門」的，某某人一連生十一個男胎，某某人連生八胎女孩，某某人連生七個女兒等等，屢試不爽，大概是送子觀音同人嘔氣罷？這些話本來沒什麼，可是恰巧被我大哥聽見，第二天便把他炒了魷魚。可憐那老伙計到今天還不知道為什麼老東家要同他恩斷義絕？

當然我大嫂還想生第七個，就是女的罷，但在誕生之前，總還有個「希望」。可是非常遺憾，不知怎的，大嫂在第六胎後，便再無可能懷孕了。

其次，大哥因靠大嫂的「私房錢」而發達，從三架衣車變成五間製衣廠，大哥「有本事」固然是一回事，但大

嫂的「投資」甚至初期她每天十四小時的辛勞車衣，無疑更是起着「決定性」的作用。因此他對大嫂極盡「尊敬」之能事。老大老二的名字秀娟和麗娟是大嫂起的，但自老三以後，新的風氣吹到了這家新發達的人家，三姑娘芳名艾麗思、四姑娘芳名梅寶、五姑娘芳名吉蒂、六姑娘芳名南茜——還有第七！

第七個孩子的名字，一望而知是個虛「名」以待的男孩名：喬治。全世界大概有數不清的「喬治」，可是我們龐家就「千呼萬喚不出來」啊！這些幻想別管它罷。

最後還有一點要說的，那是這六位姊妹最大的已經廿七歲，最小的也有廿二歲了，個個都沒出嫁。據阿彩、阿妙對我說，她們的不嫁固然是由於「高不來低不就」，但主要的恐怕還是爲了「遺產問題」。

說真的，我當時真的打了個哆嗦，說：「大吉利市，大哥人還好好的，怎麼的談到遺產啦？」

兩人說：「真的，她們想守着老爺百年，然後分遺產。如果嫁出去了，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，分到手也有限……」

我極力替她們辯解，兩人卻說我太老實。我的看法是這樣的：寧可有一個「寒酸」的好丈夫，不希罕什麼遺產，我希望她們也是這樣。……

但是，我也發現她們「六架偵察機」的厲害，環繞着她們父親的社會關係和酬酢活動，誇張一點說，「龐門女將」足夠成立一個「私家偵探社」。

上個月初六是我生日，大哥在家裏擺了一桌酒席，我喝得很多。這心情你當會明白：一個三十七歲的「姑婆」單身過生日，這滋味實在不好受。

但我大哥也喝了不少酒，當他醉醺醺的時候，忽然憤憤地說：「咳，我忽然想起來了，昨天我回家遲一步，你們的媽咪就同我吵，說我到夜總會去了。夜總會有什麼不好？唏！」他使勁抓頭皮，眯着一雙眼睛朝滿座「女將」掃視一遍，以掌擊桌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我想起來了。今天我到胡牧師家去，他爲我解釋一張什麼《最後的晚餐》的油畫。耶穌對他十三個門徒說：『你們之中，有誰出賣了我呵？』」

我們都發怔，不知道他說些什麼？還是六妹腦筋快，她嘻嘻哈哈地說：「爸爸是在說：在十三個女人之中，有人在出賣他！」

我心中一數，真是有十三個女的：大嫂、六個姊妹、兩個女傭，再加上司機、廚子，便是十一個了，再加上家庭教師呂姑娘和我，恰巧也是十三個。

我借着三分酒意說：「大哥，你放心，沒人捨得出賣你，全家都愛護你。」

大哥嘆道：「二妹，你不知道呵——好，你今天三十七歲生日，吃過壽酒，爲兄的請你到夜總會解解悶，見識見識——她們把夜總會說成地獄，我非教訓教訓她們不可！」

大嫂撇撇嘴，冷笑道：「好，有膽量的就去，別找藉口！」

大哥說：「去就去！」拉着我便走，於是六架「偵察機」在大嫂「起飛令」中一齊出動。

二 金色烟盒

如今，我們七個人，安安靜靜地坐在「天堂夜總會」裏，欣賞台上幾位歌星的演唱了。我們都喝過酒，喝過酒的人大都有些激動，因此對幾位歌星的演出，批評也特別多。而我，一個「老小姐」的誕辰，再加上歌星唱的時代曲：「郎啊郎啊——」、「虛度青春」之類，真的已經「醉」了。

休息的時候，大概我大哥對一位綽號「熱烘烘小姐」的歌星捧場捧得很夠味，熱烘烘小姐到我們桌子上來了。說真的，她那富於挑逗性的眼蓋、眉毛、嘴唇，特別是花蛇一般的腰身，那「三圍」，有如點燃了一個大火把，我們桌上頓時熱起來，——大哥一個勁地抹汗，雖然夜總會的冷氣很夠。

熱小姐一口廣東話。我實在佩服她：她的語言天才很高，只有百分之二、三的口音比較「雜」一些，很不錯。

「請坐啊，熱小姐。」大哥說：「二妹，要他們開香檳。」

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」她並沒有坐下來，立在大哥身旁，笑瞇瞇地說：「難得龐老板也肯賞光，我們真是做夢也沒想到，光榮極了！」

我大哥的高興真沒法說，他環顧「偵察機羣」一眼，笑道：「呵啊，真是，真是，熱小姐，知道我姓龐。」

「香港大名人嘛！」她笑嘻嘻地說：「我們在外面混，誰不知道龐老板的大名呵！」

可以想像，我大哥豈但興奮而已，簡直比南茜還容易激動，何況還喝了幾杯酒。他乾脆執住她一隻手，要她坐在我的位子上，而我，當然見機而退，與艾麗思擠到一起

去了。

「龐老板福氣真好，」熱小姐說：「有六個孩子。」
「都是女的！」

「女的更好，這世界本來是女人世界，龐老板不是知道今年選了三個環球小姐，卻沒聽說有環球先生嗎？」

笑聲中她輕輕地呷了一口香檳，又說：「而且龐老板年紀不大，身體又好，再生六個男孩子都有問題嘛！」

說真的，我大哥不但「醉」了，並且陷於「昏迷狀態」了。他肥肥的嘴巴顫抖着，一定是礙於「偵察機」環伺左右，不能隨便開口，他竭力鎮靜，問：「熱小姐全家在這裏嗎？」

「不，我一個人住在天堂大廈九樓B座三號，」她加一句：「一個人，嗯，天天唱，年年唱，人也唱老啦！」

我嚇了一跳，對於她的答覆。

我大嫂也嚇了一跳，認為熱烘烘小姐對我大哥說的話，不但充滿了挑逗，而且充滿了「爆炸性的威脅」。

於是，以大嫂為中心的「戒嚴司令部」，立刻開始「採取行動」了。應該承認大嫂在這方面的才能。她真是巨細無遺，指揮若定。

我是「女管家」，由於種種原因，我們一向合作得很合拍，因此在這次「軍事行動」中，她分配我一個電話紀錄的工作。也就是說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只要有電話給我大哥，我必然記錄下來，告訴大嫂。

當然，這是「靜」的一面，也包括了大哥「總管理處」中的總機。也即是說，不管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、是公事抑或私事、是中國人或者外國人，只要有人給大哥去電話，

接線小姐準會「記錄在案」，交給艾麗思轉交大嫂。

而那個總機小姐，正是艾麗思的同學，因此格外可靠。

在「動」的方面，用句什麼話來說，女司機阿棠也是大嫂的「死黨」。她本來一天到晚忙，忙於除接送大哥外，還為龐門女將「出差」，那真是穿梭般來往。寫字間、學校、菜市、飯館、戲院、公司、士多、球場、馬場……阿棠本來有一百二十磅，但自從來我家工作之後，不到半年便剩了九十磅。——可是，現在她的工作忽地單純起來了，大嫂指定她專為大哥駕車，這是毋須說明的，大哥到那裏，她也必然「記錄在案」，甚至如「車經干諾道中，停車一個字，老爺入尿廁」之類。

本來，大嫂還準備僱用私家偵探，但為了省錢，而且在「檢閱陣容」之後，自己也認為大致差不多了，因此沒有動用這着棋子。

但在一個星期以後，情形就不大樂觀。那是從阿棠的「情報」中發現的：「老爺入WW咖啡室達三小時。」

「三小時」，大嫂根據當天各方「軍情」，查不出大哥有什麼必要要在WW咖啡室呆上三小時，當下派秀娟、麗娟兩人前往「現場」察看「地形」，瞭解情況。

兩姊妹沒多久就氣急敗壞回報道：「媽，WW咖啡室有道邊門，直通洗手間，而這個洗手間，乃是和WW公寓公用的。」

大嫂一聽直跳起來，但她不動聲色，要阿棠一旦發現老爺到哪兒去，便馬上打電話回來。

阿棠當然照辦。

但大哥也非等閒之輩，「聞」到氣味不對。當天回家見一切照常，睡覺之後，假裝入夢，果然看見大嫂悄悄起床，神態嚴肅而緊張。

我大哥做夢也沒想到，大嫂竟然改行充當「海關緝私員」了。她是這樣仔細地察看他的恤衫，在領子、袖子、胸口、雙肩等處，不但扭開枱燈當做X光檢查，而且拿到鼻子去聞，有如一頭獵犬。

大哥幾乎笑出聲來，當然，他必須忍住。

接着，第二道關是外套，「檢查重點」在於身上各物，包括襟袋裏的小手帕，裏外口袋裏的名片、記事冊等等。這一關，大嫂看得很吃力，查得也很認真。每一張名片裏似乎都藏有海洛英，她以口水為工具，竟使名片分為兩層。當然她是失望的，名片裏實在找不到什麼名堂。紀事冊，她一頁一頁、一行一行地「檢查」，據大哥冷眼旁觀，她每一行都要「研究」三四遍之多，自己還吃力地寫了幾行下來。

大嫂納悶：真是沒有什麼「涉嫌」的東西，忽地她眼睛一亮：一隻金色烟盒！

烟盒，在任何一個男人身上都很普通，但大哥吸的是雪茄，而且是「配給制」，——並且大嫂根本沒見過這隻烟盒，也沒聽說是誰送他這個玩意兒，因此她緊張起來，翻來覆去想從上面找到些什麼、譬如有個女人名字、或者正是那個熱烘烘小姐……

她把烟盒放在枱燈下仔細觀察，正面側面、裏面外面。很抱歉，她沒找到一撇一劃，卻找到了一幅不堪入目的「畫」。「畫」上有一男一女，——就是這麼一回事兒。

大嫂蹦起來了，她心跳、氣促，她每逢氣極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的，她甚至渾身癱軟，有如給人痛打了一頓。

大哥這回可笑不出來，他知道是怎麼回事了。於是他調整了呼吸，靜待這位「海關緝私員」的發作。

事情完全在他預料之中，大嫂終於拿着烟盒，鐵青着臉，一骨碌到床上來了。

「咚」的一下，烟盒落在大哥頭上，於是他假裝「如夢初醒」坐了起來，驚問道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！」

「瞧你的德性！」大嫂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！」接着又是「咚」的一聲。

「哎呀，」大哥說：「你幹嗎？三更半夜，你要謀財害命呵！」

「誰給你這個混賬烟盒！」

「烟盒？」大哥揉揉眼睛道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？山口一郎到香港來做生意，前天約我在WW咖啡室見面，今天派人送來一個十四K 金烟盒，就是這麼回事，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？」

「老不死的！」大嫂一手揪着他的耳朵，把烟盒裏面那幅「畫」貼在他鼻子上道：「這是什麼？這是什麼！」

大哥殺豬似的叫道：「你幹什麼！你幹什麼！你這潑婆！人家送我一隻烟盒，也值得地翻天覆、大驚小怪！」

大嫂乾脆一頭撞在他頭上，正中大哥下巴，痛得他幾乎要哭。

大哥說：「你到底想幹嗎？人家睡得好好地，沒來由拿隻烟盒開玩笑！」

大嫂說：「這算是什麼烟盒？」

大哥說：「烟盒就是烟盒，我不吸香烟，準備明天送給二妹，二妹抽香烟。」

大嫂聽了哭笑不得，說：「你積積陰功罷，二妹是個老小姐，你這烟盒見不得人，還是擲了罷！」

大哥說：「十四K 金的爲什麼要摔掉？」

大嫂說：「你別裝胡塗，烟盒上畫了些什麼你知道！」

大哥於是辯說不知道，而且要她「指點」。

折騰到天亮了，這段「官司」才算不了而了，但大哥的警惕也就越來越高，因爲他知道：龐門女將對他的「包圍圈」是越縮越小了。

「二妹，」大嫂翌晨對我說：「你大哥老胡塗，連這種烟盒都會想到給你。」

我沒有什麼意見，因爲我無法表達意見。我只好說：「這幾天，家裏的電話，一點也沒什麼奇怪的。」

大嫂低聲對我說：「公司裏的電話可是有古怪，總機小姐告訴艾麗思，熱烘烘這隻鬼真的有電話給他。——咳！」

根據當天晚上的情形來說，她有電話給大哥毫不稀奇，問題在於大哥怎樣躲得開「檢查」而已。於是我就安慰她說：「大嫂可放心，阿棠一天到晚跟着他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「但願如此罷。」大嫂嘆了口氣道：「老東西害得我失眠、心跳、便秘、胃口又不好。現在，就要看阿棠怎樣說了。」

「阿棠！」大哥在「吃角子老虎」那邊對司機說：「我有話要問你。」

阿棠到底是女孩子，相當緊張，幾乎扭錯了「機關」，把車子自停車場直駛出去。

大哥一看就笑道：「你是女司機，對嗎？」

阿棠道：「是啊，老爺。」

大哥說：「你的問題是飯碗，不是同東家過不不罷？」

阿棠慌道：「那怎麼會？老爺。」

大哥說：「不管你會不會，總而言之，每個月我加你兩百人工，可是不能讓太太知道！」

阿棠心跳道：「這這這——」

「你照樣每天向她報告，」大哥道：「包括我半路停車撒尿。」

阿棠臉紅紅地說：「這這這——我沒有。」

「不要賴，」大哥道：「我也不計較，不過從今以後，你的『情報』在發出以前，一定要讓我過目，其它的我就不管，你也別管就是了。」

「這這——」阿棠漲紅着臉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

大哥道：「就這麼說。」他邊下車邊說：「你對太太忠心，又對老爺忠心，你的飯碗就是鐵打的了，——嘻！」

「嘻！」大哥的心情很輕快，有如做了一筆大生意，賺了很多錢似的。雖然他目前正在千方百計設法花錢，而不是賺錢。

他花錢也很有「分寸」，自以為打蛇要打七寸間，花錢要花在「刀口上」。現在，他滿身輕鬆，坐進他那張特製的旋轉椅中去了，批過幾件公事，卻假裝看存貨，同一個職員從後門溜到倉庫，由職員去點貨，他自己坐上倉庫

管理員的辦公桌，用這個無須通過總機的電話同熱烘烘小姐通話。

「哈，我說是誰，原來是你呵！」熱烘烘小姐說：「你不是很忙，沒有工夫出門嗎？」

「咳咳，」大哥說：「那是在那個電話裏說的啊，現在，我不是向你道歉，並且約你出來散散心嗎？」

「唔——我沒有空！」

「忙什麼？」大哥問：「你要晚上才上班嘛！」

「就因為晚上沒有空，」熱烘烘小姐說：「所以想在吃飯之後，去買點東西。」

「我陪你去——不不，」大哥說：「不必去買了，你說，我給你送來。留下這點時間，我們多談談。」

「那怎麼好意思要你買？」她說：「不行不行。」

大哥急道：「不夠交情，是嗎？」

她說：「不不，完全是不好意思。」

於是大哥「嘖嘖嘖」地笑了：「熱小姐呵，」他說：「你趕快把要的東西說給我聽——你知道的啦，昨天我在WW咖啡室等你等了三小時，你沒來倒碰見了一個日本朋友，他送給我一個烟盒，惹來了一身麻煩！」

熱小姐笑了，笑得對方渾身癱軟，她問：「什麼烟盒這麼嚴重！」

「這，——回頭當面對你說罷。你快把想買的東西說給我聽。」

「——」對方沉默一陣，「咕」地一聲笑道：「你這樣急，把我想買的東西全忘了。」她嘆了口氣，悲天憫人地說：「好罷，既然這樣，今天我先來拜望你，東西不買啦！」